

【传统大家谈】

孔子尊号竟来自道家

□常强

一切真正的荣誉,都是功业在人心上的投影。

孔子对中国人的影响和贡献自不待言。从孔子在世的时候起,但凡真正了解他的思想和行为的人,无不给他以积极评价。历史上,他不断受到民间和官方的封溢,极尽尊崇。客观看,那是一种民意表达。

孔子在很早的时候就被看做圣人。他在世时,他的弟子子贡在与太宰对话时,就把孔子称为天纵的圣人。孔子之后,孟子也称他是“圣之至者”。在古代,“圣”既标明了道德,也显示了智慧,是儒家最高道德人格的化身。

我们都知道,传统中国以儒家思想立国,历代帝王都崇奉儒家,儒者到处宣扬仁义之道,纷纷充任帝王之师。官方曾尊孔子为“文圣尼父”、“先圣”、“至圣先师”等。这本不足为奇,但孔子还有两个尊号,是来源于一部道家经典,这就显得珍贵难得了。这部道家经典,叫《庄子》。这两个来源独特的尊号,一个是“素王”,一个是“玄圣”。

《庄子·天道》中说:“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

明此以南乡,尧之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为臣也。以此处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处下,玄圣素王之道也。”这句话的大意就是,无为而治是一种最高的境界,以此对待上天就是“帝王天子”,以此对待百姓就是“玄圣素王”。后世权威解释,都说“所谓玄圣素王,自贵者也,即老君尼父是也”。

老君,就是老子;尼父,就是孔子。这里,庄子把老子和孔子二人都当做了“玄圣素王”。

西汉有位王莽,叫刘安,他是汉武帝的叔叔,受封淮南王。刘安召集门客,写了一部将各家流派思想混杂在一起的书,定名《淮南子》。这部书尽管属于“杂书”,但以道家思想为主。在这部书里,刘安正式称孔子为“素王”。“素王”,意思就是有其实无其名的君王,这主要是指孔子制礼作乐,替君王做了他们该做的事情。

此后,董仲舒、王充等人都以“素王”称孔子。汉代谶纬神学流行,一些谶纬学家还为“素王”孔子建立了一个仿真朝廷;以左丘明为“素臣”,以颜渊为“司徒”,以子路为“司空”。尽管后来谶纬神学逐渐衰微,但孔子的“素王”荣

誉却被保留了下来,一直被广为称道。

再说“玄圣”。在意思上,“玄圣”与“素王”是一样的,但这个称号始终没有广为人知,尽管如此,这个称号却得到过官方认可。宋真宗时,他在唐代追尊孔子为“文宣王”的基础上,尊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后来,宋真宗给自己的远祖起了个名字叫“赵玄朗”,这样一来,孔子的尊号就和皇帝祖宗的名字犯忌讳了,所以,几年以后,宋真宗又把司马迁赠给孔子的“至圣”之称拿过来,把孔子尊号改成了“至圣文宣王”。杨家将里的六郎杨延昭,也是由于犯忌讳,和孔子一起改名,成了杨延昭。

分量重的人,其头衔往往不多,且比较固定。他们的头衔,要么来自制度,要么来自人心。孔子在历代都有新的名号,但他作为圣人的地位是不曾变化的,他的这个历史定位,既是官方的高度认可,也符合民心民意。只是他这位儒家思想的最重要代表人物,竟然还有两个尊号来自道家经典,的确有趣,也值得关注。看来,我们的祖先早就是“拿来主义”者了。

我父亲凝重有感,我们孩子都怕他,尽管他从不打骂。如果我们不乖,父亲只会叫急,喊母亲把淘气的孩子提溜出去训斥。钟书初见我父亲也有点怕,后来他对我说:“爸爸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我们怕虽怕,却和父亲很亲近。他喜欢饭后孩子围绕着一一起吃点甜食,常要母亲买点好吃的东西“放放焰口”。

我父亲有个偏见,认为女孩子身体娇弱,不宜用功。据说和他同在美国留学的女学生个个短寿,都是用功过度,伤了身体。他常对我说,他班上某某每门功课一百分,“他是个低能!”反正我很少一百分,不怕父亲嘲笑。我在高中还不会辨平仄声。父亲说,不要紧,到时候自然会懂。有一天我果然四声部能分辨了,父亲晚上常踱过廊前,敲窗考我某字什么声。我考对了,他高兴而笑,考倒了,他也高兴而笑。父亲的教育理论是孔子的“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鸣”。我对什么书表示兴趣,父亲就把那部书放在我书桌上,有时他得爬梯到书橱高处去拿;假如我长期不读,那部书就不见了——这就等于谴责。父亲为我买的书多半是诗词小说,都是我喜爱的。

对有些事父亲却严厉得很。我十六岁,正念高中。那时北伐已经胜利,学生运动很多,常要游行,开群众大会等。一次学生会要各校学生上街宣传——摄一条板凳,站上向街上行人演讲。我也被推选去宣传。可是我十六岁看来只像十四岁,一着急就涨红了脸。当时苏州风气闭塞,街上的轻薄人很会欺负女孩子。如果我站上板凳,他们只准会看猴儿似的拢上来看,甚至还会耍猴儿。我料想不会有人好好儿听。学校里有些古板人家的“小姐”,只要说“家里不赞成”,就能豁免一切开会、

【经典新读】

回忆我的父亲

□杨绛

游行,当代表等等。我周末回家就向父亲求救,问能不能也说“家里不赞成”。父亲一口拒绝。他说:“你不肯,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我说,“不行啊,少数得服从多数呀。”父亲说:“该服从的就服从;你有理,也可以说。去不去在你。”可是我的理实在难说,我能说自己的脸皮比别人薄吗?

父亲特向我讲了一个他自己的笑话。他当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的时候,张勋不知打败了哪位军阀胜利入京。江苏士绅联名登报拥戴欢迎。父亲在欢迎者名单里忽然发现了自己的名字。那是他属下某某擅自干的,以为名字既已见报,我父亲不愿意也只好罢了。可是我父亲怎么也不肯欢迎那位“辨帅”,他说“名与器不可以假人”,立即在报上登上一条大字的启事,申明自己没有欢迎。他对我讲的时候自己失笑,因为深知这番声明太不通世故了。他学着一位朋友的话说:“唉,补塘,声明也可以不必了。”但是父亲说:“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Dare to say no!你敢吗?”

我苦着脸说“敢!”敢,可惜不是为了什么伟大的目标,只是一个爱面子的女孩子不肯上街出丑罢了。所以我到校实在说不出一个充分的理由,只坚持“我不赞成,我不去”。这当然成了“岂有此理”。同学向校长告状,校长传我去狠狠训斥了一顿。我还是不肯,没去宣传。被推选的其他三人比我年长些,也老练些。她们才宣传了半天,就有个自称团长的国民党军官大加欣赏,接她们第二天到留园去宣传,实际上是请她们去游园吃饭。校长事后知道了大吃一惊,不许她们再出去宣传。我的“岂有此理”也就变为“很有道理”。

我考大学的时候,清华大学刚收女生,但是不到南方来招生。我就近考入东吴大学。上了一年,大学得文科,老师们认为我有条件读理科。因为我有点像我父亲嘲笑的“低能”,虽然不是每门功课一百分,却都平均发展,并无特长。我在融洽而优裕的环境里生长,全不知世事。可是我很严肃认真地考虑自己“该”学什么。所谓“该”,指最有益于,而我自己就不是白活了一辈子。我知道这个“该”是很夸大的,所以羞于解释。父亲说,没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我却不放心。只问自己的喜欢,对吗?我喜欢文学,就学文学?爱读小说,就学小说?父亲说,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我半信不信,只怕父亲是纵容我。可是我终究不顾老师的惋惜和劝导,文理科之间选了文科。我渐渐了解:最喜欢的学科并不就是最容易的。我在中学背熟的古文“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还深印在脑子里。我既不能当医生治病救人,又不配当政治家治国安民,我只能就自己性情所近的途径,尽我的一份力。如今我看到自己幼而无知,老而无成,当年却也曾那么严肃认真地要求自己,不禁愧汗自笑。不过这也足以证明,一个人没有经验,没有学问,没有天才,也会有要好向上的心——尽管有志无成。

(本文节选自杨绛《回忆我的父亲》)

□推荐语

与时下流行的“虎妈”“狼爸”相比,杨绛的父亲显然是宽容的,孩子读高中时还不会辨平仄声,父亲的反应是“不要紧”;考察孩子学习,考对了,他高兴,考倒了,他也高兴地笑。父亲的教育理论是孔子的“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鸣”,杨绛的“天眼”,大概就是这样被父亲的手指叩开的。但同时,父亲在为人处世方面却有自己的坚持,他不世故,不圆滑,教育孩子学会对自己不喜欢干的事说“不”,支持她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专业。老一辈知识分子家庭的文化涵养以及父亲所给的开明教育,奠定了杨绛先生一生为人文的基础。

【百家之言】



把“国学”和“传统文化”区别开来

国学的诠释其实还有一个避免学问义理的俗世化的问题,这在今天亦值得引起我们注意。我之所以特别强调要把“国学”和“传统文化”区别开来,把“学”与“教”区别开来,其初意即有鉴于此。现在什么都成为“国学”了,连古代的所谓“胎教”,也被认为是“国学”的一个范例。如此一来,则雕刻、泥塑、参禅、测字、占卜、医药、百戏,更不要说武术、书法、绘画,无一不可以成为“国学”。这在学理上是混淆了道与器,形上之学和形下之学的分别,无异于置国学于沙尘瀚海,结果是淹没乃至消解了国学。

——刘梦溪(文化学者,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

不该减少

语文课本中的古诗文

据报道,今年开学,上海市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新版语文课本被发现变“薄”了,其中删除了每个章节后的“古诗诵读”部分。我在最近从事教材编写中发现,不知谁定的什么规矩和标准,小学生只能接触古诗,不能接触古文,而古诗只能泛泛而讲,只能讲大意不能讲词语。甚至到了中学,古文的篇幅也不能超过20%。我很奇怪,一方面,我们宣传并主张弘扬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拼命减少古诗文在教材中的比重,降低难度,甚至中文系的学生能读懂古文的也少之又少。

我以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从小就灌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古代经典诗词中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使得历代知识分子把报国为民作为最高的理想。无论对知识精英,还是对普通民众;无论对那些舍生忘死的改革家,还是对理应享受改革最终红利的老百姓,经典诗词中传递的人生理念和治国态度都能够为我们的改革提供最原始的动力,这是中国教育之基因,也是中国教育的一个常识。遗憾的是,这样一个常识,不知什么原因,常常被人违反、丢弃,甚至粗暴践踏。

——王旭明(语文出版社社长,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

什么是礼

□钱宁



《新论语》

悦读·核心篇之十四

在孔子看来,礼基于仁,是仁的外化。礼将仁的内涵体现在各种仪式典礼之中,并形成社会中人与人不同关系的行为规范。

【论语】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3)

【译文】孔子说:“做人没有仁德,怎样谈得到礼呢?做人没有仁德,怎样谈得到乐呢?”

在这里,孔子谈论的是礼乐。仁是礼乐的基础。仁是核心,礼乐是外在形式。如果没有仁,礼乐也就失去了内在意义。

鲁国人林放曾问过孔子关于礼的本质问题。
【论语】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八佾4)

【译文】林放问什么是礼的本

质。孔子说:“这个问题意义重大呵!就礼仪而言,与其奢侈,不如节俭;就丧事而言,与其周全完备,不如心中真的悲哀。”

在孔子看来,礼毕竟只是一种外在形式,其内在本质是仁。外在的奢靡和礼数的周全,并非礼之根本,内心中的真实情感更为重要。仁者爱人,重在忠恕——这“忠”字强调的就是真情实感。